

不論是擔任淡江週刊社長 還是執起教鞭

人物

【記者洪慈勵專訪】坐在古今中外咖啡館裡，歷史系教授王樾躬著身，眼神習慣望著遠方，並不是真正想去盯著什麼看，而是凝望著一個遙遠無比的過去，早已牢牢鎖在記憶深處的往事，此時此刻，回想起曾經滄海，卻猶如他手中那杯Cappuccino，越是想將上層的泡沫舀起，和咖啡釐清，到頭來卻是越泛越多。

王樾眼神一直坐落在好深遠的地方，回憶自己年輕剛到淡江的情景，那是一個我們這些學生都來不及參與的過去，甚至無法想像與現在低調的他畫上「等號」。

還沒採訪王樾前，對於他的印象，始終停留在每逢選課時，網路上，他一定是備受學生們推崇的熱門老師，開設的歷史學門，總有一堆學生擠破網路，只為了搶修他的課，還曾經獲得本校優良教師獎的印象，除此之外，就像他駝背的身軀，走起路來彎彎低低，平常在學校裡也如同這般低調。

不過，課堂中，彷彿依稀可見到過去王樾犀利批判的影子。曾經在研究所的課堂中，王樾在全班面前，單刀直入的批判木雕大師，同時也為中研所學生吳榮賜，那時正是吳榮賜在101舉辦木雕展後的幾天，正當是大家熱烈慶功的同時，王樾扳起面孔，嚴肅告訴吳榮賜：「你不要太得意，應該反身好好感謝無條件付出幫忙的同學。」這就像正焊熱的炭火上，頓時澆入一盆冰水，「茲茲」的聲響冒出陣陣白煙，一會兒火也跟著熄了。

如果人生是一場戲，當自己成為生命導演時，沒有人不渴望這是一齣人生喜劇；然而，王樾卻給自己安排當一個「諤諤之士」的不討喜角色，導演屬於自己英雄式浪漫主義的人生，就如荷馬史詩中的劇情裡，壯烈的故事情節：「最偉大的英雄死後都不會升天變神，而是變成影子一般軟弱無力」的結果。

大學時期，因為擁有很好的文筆，使得王樾非常活躍，常常投稿瀛苑副刊版，甚至常以學生身分，對學校提出各種意見與看法，當時淡江週刊社長王津平便找他擔任學生主筆，畢業後王樾直接投入報社擔任編輯工作，而後擔任社長。

那時期的淡江週刊，在當時校風保守的校園裡，雖然貼近「民心」，但也讓王樾在無意中得罪許多人，飽受爭議，但王樾仍然堅持這個「合理性主義」，他認為當時淡江週刊應該是作為學校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，而不是純粹發布行政消息的「官報」，他極力堅持扭轉報社「官報」形象。

於是王樾一上任，首先發表一則「三不政策」方塊文章，批評學校對淡江時報記者缺少關心的看法，而後針對職員調薪遲遲卻未定案事件，又以「荷花荷花幾月開？」作為文章標題，對學校暗喻他的不平之聲，而後，一則教授在課堂上辱罵學生的新聞，王樾堅持放在報紙的頭版頭條。

此時，我又提到過去有學生在ADM行政板上，因為不當發言批評學校而被懲處，他睜大眼睛，露出滿臉不可思議的表情，立刻放下咖啡杯，很難相信的說：「過去那個時代，民風很保守，但時報有個學生論壇可以將意見表達給學校知道，但從未有過學生因為提出意見而遭到處分。」

挑戰尺度的結果，這個舞台很快的開幕，而後謝幕，這也使得王樾下台的往後三年間，幾乎處於半失業狀態，一整年兼任不到幾堂課，此時各大媒體的編輯、國民黨文工會等工作都紛紛找上門，大家以為王樾會投入媒體工作，「我始終覺得唸書、教書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，我不愛聽到人家說我文筆好，我希望有人可以肯定我書念得還不錯。」他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著，語氣堅定中沒有任何後悔。

「沒想到一失業居然會這樣久。」王樾苦笑著說，這段期間，老天爺似乎不怎麼憐惜他，讓他感染上腮腺炎，嚴重住院，當時醫生斷定會影響生育能力，出院後，王樾割捨陪伴他多年的女友，結束住院時曾經在心中暗誓的愛情，「我當時覺得不應該再耽誤她的青春。」

三十多歲應是人生最美好時光，王樾失去了愛情，工作也沒一個固定，那段時間他酗酒，菸也抽得特別凶，也許人在無助之時，總需要依賴某種慰藉陪伴，但無形中卻吞噬掉他的健康，再加上得到「僵直性關節炎」，也許生命中所有沉重的一切，註定要他這麼背負一生。

也許是憑藉自己不愛被誇獎的文筆，王樾在一個偶然機會裡，又回到淡江，擔任張創辦人的秘書，也因為如此，至今回頭來看，他心中無限感謝創辦人對於他寬大的包容

。

當年的意氣風發，而今卻是一個佝僂身軀的半百老人，過去與現在，在王樾身上形成鮮明的對比，看在過去共事過的同事眼裡，憶起當時在校園裡與王樾擦身而過的情景，訝異的說：「我真被他嚇壞了！完全不敢相信是他，他以前還會單手秀伏地挺身給我們看的。」人都會老，但王樾一瞬間卻老得太多。

談了很長的一段話，此時夕陽從咖啡館的窗外斜落進來，王樾閉起了眼，回憶有時是一件讓人深感疲憊的事情，但提到他的家庭以及妻兒，王樾臉上偶爾會出一抹難得笑容。

我倒起最後一杯奶茶，回沖次數過多，茶味已經變得很淡很淡了；只是時間的洪流，卻很難沖淡王樾心頭的一些記憶，往事依舊歷歷在目。

「老師，為什麼您這樣執著一定要留在淡江教書？」結束採訪前，王樾被我這樣突然的無釐頭一問，半晌，才給了我一個這樣的答案：「我很迷信，我是處女座的，命裡頭比較適合在這種濱海小鎮上教書。」這應該是處女座天生「莫名」的執著吧，就像過去年輕的他，在擔任週刊社長時，也有很多執著與堅持，至今他看來，這一切都只不過是浪漫的英雄主義罷了。

下午四點，我陪著王樾走回文館，結束了今天的採訪。文館前，王樾緩緩的燃起菸，眼神依然是習慣看著前方，漸漸的，下課的學生人潮逐漸將他淹沒，四周人群裡，我已經尋覓不到他的身影。

